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張說集校注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說集校注

第二冊

〔唐〕張說 著
熊飛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說集校注/(唐)張說著;熊飛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3.1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9349-0

I. 張… II. ①張…②熊…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唐代 IV. 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93261 號

責任編輯:張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說集校注

(全四冊)

[唐]張說著

熊飛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57½印張·4 插頁·125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176.00 元

ISBN 978-7-101-09349-0



張說之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詩

御製喜雨賦

進白鳥賦

各并批

宴居賦

并序

畏塗賦

侍宴蓂荷亭

侍宴滌水

侍宴龍慶池

景龍
恩制



說



之

應制喜雨賦

虛室賦

江上愁心賦

侍宴三思山第

以下五首
長安應制

侍宴臨渭亭

桃花園馬上

和幸望春宮



張說之文集卷第一

詩賦

喜雨賦二

白鳥賦

并批

虛室賦

宴居賦

愁心賦

畏途賦

長安應制

五言

景龍應制

奉和春宮

奉和驪山

山莊

三言

送公主

先天應制

春日出苑

墨令荅贊

署

喜雨賦

仰重華之齊政步文命而舜倫何天道之云遠亦明
徵而在人迄中夏而自春遘愆陽而為亢雲重結而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九

制誥

對文苑科制冊

全名文苑對詞擲之苑科制冊

習樂議

習上清神龍聖廟四言

漢祖五等論

漢上清神龍聖廟四言

聖廟四言

卿士誥

政書三章

上帝善兵不降章

修五嶽四瀆章

元昌元年對詞擲文苑科制冊并問

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法象殊流
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

明絲紙鈔本二十卷

唐初人父集流傳固少此舊鈔本鉞難得

唐子中鉞

近照珍版有重輯本惜不收批答同作諸篇然於集外補入本傳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文三十一首亦可喜二季不可偏廢 玄楷再談

已酉小雪



明竹紙鈔本二十五卷

唐燕國公集二十五卷蓋吳元年手自抄錄以備一覽者也初以勝國兵燹之變遺書散逸僅存其集於敝篋中猶多魚魯復報耕力以正之遂為完物亟欲刊之而力不果吾後世子孫有能新之以續有唐之文獻者乎唐去今千餘年其相業隨世消長而文獨存然則世之所恃以為不朽計者文焉爾雖與天壤俱敝可也燕公之文豈曰雕龍如劉勰者為哉曲江公志文盡之矣更書一篇以冠其首時永樂九年秋九月貞隱老人漆上德記



叢書集成續編影印仁和朱氏刊《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補遺五卷書影

序

熊飛教授繼完成《張九齡集校注》後，續積數年之功，撰成《張說集校注》，囑序於我。我對張說所知甚少，更不諳箋注之學，然與熊飛教授交往逾二十年，深感其待友真誠，為學勤勉，故不能不略述所知。

明清兩代唐詩選本，較少關注張說，對其在唐詩發展史上所起之關鍵作用，更缺乏真切的認識。就我所知，王運熙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發表《釋〈河嶽英靈集〉論盛唐詩歌》，特別提出在玄宗初年文風轉變過程中，「張說起着重要的領導作用」。「我們有理由推測景雲三年要求改變學風的命令，張說一定參加了重要的意見。」他的尊尚經書的主張，也迅速得到玄宗的重視而產生了一系列的實際措施。這些見解，近半個世紀以來已經逐漸為學者所廣泛認可，並由此帶動對於張說、張九齡等一批經世文士的研究熱潮。熊飛教授的系列研究，即包括《張九齡年譜新編》、《張九齡集校注》及《張說年譜新編》和本書，可說是上述研究的集大成著作，為二張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張並稱，張說較張九齡年長十一歲，於九齡有拔擢之恩，開元間曾先後為相，說卒後九齡為撰墓誌，是開元時期可以並載史冊的名相。但就歷史評價來說，似乎九齡在道德與政績層面遠高於張說。所涉史實極其複雜，其中有屬實者，也有傳統之偏見。我比較贊同《劍橋中國隋唐史》的意見，九

齡是一位行為峻急、追求道德理想的官員，實際在政治上的建樹未必很突出，在史書上則留下許多褒譽。張說是一位經歷過多次疾風驟雨的政治風浪和仕途起伏的人物，有他的隱忍、圓熟和迎合，也有他的執着和建樹。張九齡在爲他所撰墓誌中概括他的一生云：「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爲國作藩……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以來，朝右莫比。」大約從武后最末年開始的三十五年間，多數時間處於政治的風暴中心，但都能化險爲夷，屢黜屢起，實在難得。雖然後人可以說他不應該建議玄宗封禪泰山，張九齡也曾批評他在封禪恩賞時過于偏向親信（今人稱岳父爲泰山即緣于對張說的譏諷），但他在各個領域的建樹，則多可稱道。比方他對宰相議事制度的改革，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相沿有唐一代而不變。而他利用行政資源轉變士風，在知集賢院期間大力援引文學之士，對於有才華文人的多方關照，留下許多佳話。他曾冒死證明魏元忠不反，與狄仁傑等保郭元振無異圖，在玄宗驪山演兵時諫斬郭元振，則是需要勇氣，顯示他風骨凜然的一面。

對張說文學成就和地位的認識，一直有兩個誤區。其一，在初盛唐之間的文人中，就主要文學活動時間來說，張說似乎以開元時期爲主，是盛唐人物。但其實他的年齡僅比陳子昂小六七歲，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於武周初期，因此胡震亨《唐音統籤》將其作爲初唐詩人列入《乙籤》，不爲無識。現在學者經過周密的排比和考證，確認張說在三十歲以前曾兩度使蜀，留下數量可觀的紀行詩；武后末年因得罪張氏兄弟而配流欽州，在嶺南所作詩超過二十首。這些詩在近體者已經接近粘對之合轍，在

古體則風骨凜然，是初盛唐之際風氣轉變的重要作品。今見湖南長沙窖題詩：「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開。寒隨今夜走，春至主人來。」即據張說《欽州守歲》改寫，可以知道其詩在民間的流佈情況。其二，張說在政治上地位顯赫，他的文學成就不免因此而常被忽略。專選盛唐詩歌的殷璠《河嶽英靈集》不取張說，張九齡等盛唐顯宦詩，其自序云「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似乎有所寓意。但他認為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的原因，在于「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存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而開元前期以政治力量推動士風、文風轉變的關鍵人物，正是張說。前引王運熙先生文，對此有詳細論證。熊飛教授在《前言》中更詳細羅列張說在古今體詩歌、樂府歌行、碑傳制誥和傳奇小說等方面的傑出成就，而且在文學理論和批評方面都有獨特的建樹。我認為，張說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大體與宋代歐陽修相當，雖然從文體的創新和門下得人之盛來說，稍有不及，但努力利用政治力量轉變士風和文風，積極為文人的發展和創作開拓空間，不遺餘力地推挽獎掖有才華的文學才俊，則是相通的。

就保存完整和史料豐富來說，唐人文集前期當數《張說之文集》為第一，中期則以《權載之文集》為重要。言其重要，一是文集規模宏大，涉及當時政治文學的諸多重大事實；二是保存唐代其文集最初結集時的面貌，沒有經過後人的改竄，對瞭解唐人原生態的文學活動和相關作品極其重要。僅就文學研究的層面來說，張說文集附錄了數十首玄宗原作，超過玄宗存世詩歌的一半，是君臣遇合和文學相投的難得文獻；保存了開元年間玄宗君臣送張說赴朔方軍、送赴集賢院、三相同日上官以及

《恩賜樂遊園宴》四次大規模唱的完整記錄，保存了張說與其朋友、僚屬十多次往返唱和的作品。這些都是極其珍貴的。但其三十卷本原集之存世，近五六百年間似乎很少爲人所知，通行本都出二十五卷本系統。習見《四部叢刊》據以影印的明伍氏龍池草堂本，雖年代較早，但錯訛極多，難稱善本。清光緒三十一年仁和朱氏結一廬刊本，校勘精良，且據傳世文集補錄遺文爲補遺五卷，實屬難得。經傳增湘題跋介紹，清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校鈔三十卷本漸爲世知，友人朱玉麒博士早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以張說文集版本研究爲博士論文，對此本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書以足本爲底本，是張說文集足本首次整理刊佈。而在參校本和他校文獻的利用方面，熊飛教授也盡了努力，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

二十多年前前結識熊飛教授，那時他在湖北咸寧師院學報工作，對唐代文學和文獻研究即懷有濃厚的興趣，我與陶敏、蔣寅等熱衷唐詩文研究者，曾陸續在他手上刊發論文。那時就感到他對唐詩文解讀仔細，考辨認真，有所論說，皆頗有發明。十多年前他到韶關大學任教，對譽爲嶺南文學之祖的張九齡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因此而傾注多年熱情，在撰寫《張九齡年譜新編》的基礎上，完成《張九齡集校注》。蔣寅教授爲該書作序，評價是一部「體現當代研究水準的完備注本」，「顯示出熊飛先生嚴謹求實的學風」，我很有同感。在此後接續作張說文集的校注，程序和方法一如前書，但學術難度和學術意義則更爲重大。就我初步之翻閱，感到一是文本校勘之詳博認真，異文羅列完備，文本寫定一絲不苟；二是于作品之解題考釋詳瞻清晰，充分尊重前哲今賢之研究見解，逐一徵引，同時又融貫

自己之研究心得，務求追索真相，有資讀者研習；三是注釋周備，舉凡語典事典，事件人物，官職地名，制度風俗，皆能徵引舊籍，釋以今意。凡此數端，皆非淺學者所能勝任，也非率性即興者所能完成。熊飛教授沉潛多年，厚積薄發，當可為讀者所信任。

承熊飛教授囑，略述所見，不敢自是，謹勉為序。

陳尚君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滬寓

前言

張說（六六七——七三一）（一），字道濟，或字說之（二）。其先范陽人，祖上世居河東。約曾祖張弋官周通道館學士前後，徙家河南，遂爲洛陽人（三）。舉詞標文苑，解褐太子校書。武后朝曾兩度使蜀，又與陳子昂、盧藏用等同參建安王幕府，爲節度管記。以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書成，遷右史、內供奉，擢鳳閣舍人。長安三年（七〇三），張易之與弟昌宗誣宰相魏元忠謀反，欲引張說證成其事。說廷對，證元忠實不反，坐忤旨配流欽州。中宗即位，詔爲兵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擢工部侍郎，丁母憂去職。服終，復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太子侍讀。景雲二年正月，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以力排太平公主之黨，爲公主所忌，乃罷知政事，以尚書左丞分司東都。預誅太平，以功遷檢校中書令，封燕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俄而即真守中書令。因與宰相姚崇不諧，出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以事貶岳州刺史，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轉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開元八年春，以右羽林將軍、攝御史大夫，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天兵軍節度大使（四），詔兼修國史、隨軍修撰。入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兼中書令。開元十三年，詔改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以說充學士知院事。因崔隱甫、宇文融等奏彈，停中書令。次年，制致仕。不久，又詔在家修史，起兼集賢殿學士。開元十七年，復爲右丞相，

依舊知集賢院事。終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曰文貞。

張說歷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前後「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右莫比」^{〔五〕}，其政治地位顯赫，是一位跨越武后時代與玄宗時代兩大歷史階段的典型人物。在文壇上，他之述作被視為「大手筆」^{〔六〕}，其詩文作品當時就被編為三十卷，廣泛流布，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時士子，無不以出自張燕公門下為榮。然而，在後世，張說及其作品由於論家與選家之輕視，逐漸淡出世人之視野，在近現代各類文學史及唐詩史論著中，只有一部《唐代文學史》列有專章，其他或略帶一筆，有的乾脆一字不提。

張說作為當時的政治領袖和文壇宗主，對唐代文壇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說他的詩。

在《張說之文集》三十卷中^{〔七〕}，今存詩十卷三百五十餘首，是入唐以來此前詩人存世作品數量最多的。由於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與長期的宮廷生活，詩歌中類似於上官體作家平庸的宮廷題材作品確實不少，僅祭祀樂章與應制奉和之作就有一百多首，加上其他一些酬贈唱和之作，約占其全部詩作之大半。相對來說，他的詩歌題材內容雖然不及盛唐詩歌廣泛，但盛唐詩人常寫的題材，如寫景紀游、交友送別、謫宦生涯、羈旅情懷、邊塞征戰、歌舞宴飲、咏物言志等等，在張說詩作中均有所涉及。尤其是其兩度入蜀與謫居相州、岳州、荊州，以及其後三度總戎臨邊時期所創作的作品，雖然數量相對較少，但却已經擺脫了宮廷文學的頌美習氣，棄掉了應制奉和的虛假應酬，抒发出了自己的真情實

感，已經突顯出其獨具的藝術個性與價值，是其詩歌創作的真正代表。例如張說的流貶詩，就相當真摯地表現出其內心的真實情緒與感受。請看《南中別蔣五岑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賤子棄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還鄉。願作楓林葉，隨君度洛陽。

這首詩是一首完全合格的五律，全詩適應着內心情感的直抒式表達，語語皆如白話，像「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還鄉」之類句式，甚至逼似古體。但所敘情感却非常真實生動。同時，詩的結尾將主觀願望托寓於一具體之物，又體現出一種興寄的傳統方式。極為明顯、質樸的風調與興寄的方式，正是漢魏詩風的典型特徵。張說也正是在這裏顯出其復古主義的文學傾向。特別是謫岳州之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助」。雖然有人說他在由抒情內質與藝術表現圓融渾成的審美建構層次上，似與四傑乃至沈佺期、宋之問的貶謫詩尚有一定差距，然而正是這一差距，成就了張說詩對雅致風調與精巧描寫方式的背離，在直抒方式的運用與樸素風格的表現中，反而形成了自己突出的個性特徵。這一點，在張說詩中表現得甚為普遍。如《代書寄薛四》：「孤雁東飛來，寄我紋與素。紋足經三象，素當綜群務。遠見故人心，一言重千金。答之彩毛翰，繼以瑤華音。歲寒衆木改，松柏心常在。」《代書寄吉十一》：「一雁雪上飛，值我衡陽道。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目想春來遲，心驚寒去早。憶鄉乘羽翮，慕侶盈懷抱。零落答故人，將隨江樹老。」以鳥的意象傳情，以樹的意象自喻，都顯然可見漢魏詩人的構意範式。這種質樸的詩風與象徵的方式在唐代詩壇的復盛，顯然是與陳子昂對以「風

骨」、「興寄」為標誌的漢魏文學傳統的倡導與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張說詩的這種傾向，又突出體現了與子昂詩風的鈎連（八）。

張說是一位由貧寒而終於位極人臣的詩人，是那一特定時代環境中新興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因此，構成廣大士人普遍心態的功業理想與進取精神，在張說身上也自然得到了突出的體現，這在其巡守邊塞時期的詩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涼風」、「夜雨」、「寒林」，雖然詩人說此刻不能忘掉「遲暮」之心，但全詩却不讓人感到寂寞悲涼，因為詩人此刻所注重的不是這荒涼蕭瑟的邊塞環境，而是將自己的全部心神都傾注於「劍舞」及「塞上笳音」之中，「邊城將」的心中，湧動着的却是一種豪壯的建功立業情懷。又如《巡邊在河北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為爾，重氣輕生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

前詩作者主要是通過邊塞環境與軍中景象的描寫，構成內心豪壯情懷引發的表徵；此詩則是對慷慨人生的直接抒發，重氣輕生知許國的思想精神，既與四傑「重義輕生懷一顧」的豪情相通，道出了那一時代士人的同心聲；同時也是張說詩風表現出陳子昂所謂「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那樣的風骨特徵的核心所在。

這種內在精神與表現特徵，在張說的其他題材的作品中也時有出現。如送別詩言「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送郭大元振再使吐蕃》），「勝敵在安人，爲君汗青史」（《送李侍郎迴秀薛長史季昶同賦得水字》），「爲負剛腸譽，還追強項名」（《送王峻自羽林赴永昌令》）等，在對他人功名的讚美中，明顯包含着自身的勳業理想和抱負追求。又如《過庾信宅》言「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則通過對古人功名未就的嗟歎，從反面襯托出自身對時代的慶幸與對前程的信念。

強烈的功業欲望與進取精神，使張說同當時許多詩人一樣，一方面表現出「立功在異域」、「會待安邊報明主」之類乘時報國的慷慨豪情；但面對時光流駛，年華易逝，又自然發出「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的人生感歎；在貶逐的境遇中，更會產生「心對爐灰死，顏隨庭樹殘。舊恩懷未報，傾膽鏡中看」的時不我待的憂懼與報國無門的怨憤。如果將這些詩作與陳子昂《感遇詩》中的「探元觀群化，遺世從雲螭。婉孌將永矣，感悟不見之」，「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空色皆寂滅，緣業亦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之類相較，不僅可以看出抽象的哲理內涵寓意相當，甚至連具體的玄言表達方式，都是那樣的一致。這種精神狀態與陳子昂的思想表達方式、詩歌風格特徵的撞擊與融合，也就造成了張說詩中表現出以陳子昂《感遇詩》爲範式的對人生遇合的理性思考與對歷史變遷的深層感悟（九）。

當然，這種基於時代特性的心理體驗與文學主題，在藝術表現形式上顯然並不是陳子昂詩的一